

所謂的旅程，其實是從墓裡開始的。

*

*

*

能夠眺望夕陽的山丘上，一座雖簡陋卻絲毫不含糊的墓就立在那裡。

稍早前才被挖起的土壤在完成填平的作業後仍有些鬆軟，特意選來當作墓碑的石頭上端整地刻著長眠之人的姓名，身為造墓者兼頭一批祭拜者的青年與少女就站在墓前，手中那費了心思摘採編織的花環在空白的思緒之中仍是沒有想到要掛上去。

「別哭了。」數秒的寂靜過後，面露哀傷的青年低聲安撫著身旁無聲落著淚的少女，「他會無法安息的。」

然而仔細一看，青年的眼眶周圍、包括鼻子都是紅的，顯然剛才徹底地悲痛過。

「我、知道……」少女倒是無暇顧及這些，嗓音因強忍著哽咽顯得有些顫抖。

她吸了吸鼻子，舉起手試圖拭去滿溢的淚水，最後卻先一步潰堤了情緒，「但是、明明前一晚才有說有笑地討論著今後一起旅行的事情，為什麼一轉眼就……！」得面臨永遠的離別呢。

一開始只是因為剛好順路而結伴同行，沒想到三人不論是在喜好還是興趣上皆十分合拍、遭遇魔物時的配合也展現出了驚人的默契。於是乎，儘管旅行目的並不一致，「就這樣邊作為冒險者邊前進也不錯吧」的想法仍是在腦海中悄悄發了芽。

然而那芽還未抽長，便被意外遭遇的魔物連根拔起——為了守護他們，那名經常帶著清淺笑容的隨和少年在對魔物發起致命的攻擊後，被對方臨死前的憤怒給踩在了腳下。

回憶著同行之後與少年相處的點點滴滴，青年最終是嘆口氣，從止不住淚的妹妹手中接過被攥得有些變形的花環，稍稍整理後鄭重將其放上墓碑，而後輕輕拍了拍她的肩膀：「該走了，再不敢程的話，天黑之前沒辦法到下一個城鎮。」

縱使發生了令人感到悲傷的事情，他們也不能一直停留在這裡。

* * *

能夠瞧見一絲餘暉的山丘上，一座雖簡陋卻絲毫不含糊的墓就立在那裡。

晚風捎來森林的清香，拂過開著細碎花朵的白環，在青年與少女背離這個山丘而去的瞬間化作數名捲著輝金長髮的少女。她們眨了眨那翡翠般的雙眼，有的優雅地撩起自己輕盈的裙襬坐在了墓石上、有的繞著這塊孤零零的石頭飛舞了一圈又一圈、更有的盯著石上那抹文字，煞有介事地抱臂沉吟。

「被欺騙的孩子又增加了。」一名少女如此說。

「這孩子真壞心眼。」另一名少女如此附和。

「讓人家哭泣什麼的，惡作劇比我們還要過分喔。」

「我們才不會故意讓喜愛的孩子難過呢。」

「我們只想給他們滿滿的幸福喔？」

「真過分呢。」

「真過分呢。」

一輪對話飄散在空氣中，她們底下的土地仍舊沒有動靜。

凝視著文字的少女不禁伸手叩了叩，「還沒醒？」

飛舞於周圍的少女降落到坐在墓碑上的少女身旁，「還沒醒呢。」

「哎呀，明明散掉也可以很快醒過來的說。」

「難道他喜歡在裡面睡覺？」

「說不定喔？」

一來一往的話語間，稍早前才被重新填回坑裡的土壤鬆動了下，以墓碑為中心點隔開了條一指寬的縫隙……然後在察覺了的少女們的注視中，那像是被完美切割開來的土壤沒過幾秒就又接二連三地對準開出來的一線空間崩塌下去。

空氣有那麼一瞬間陷入了尷尬的沉默。

「……那兩個孩子挖得太深了呢。」

「爬不出來的樣子。」

「我們要幫忙嗎？」

「可是那樣就不有趣了。就算沒有我們，這孩子也可以請土壤讓讓路嘛。」

「說得也是。」

像是呼應其中一名少女的說法似地，在一個呼吸之間，原先闔上的地之門扉已又悄然張開了足以讓一人通行的寬度。咳嗽聲斷斷續續被流通的空氣透了上來，在不知何時鑽土而出的岩石幫助下，終於自數公尺深的地下爬上來的少年有些狼狽地癱坐在地。

原先編得整齊的辮子、秀氣白淨的臉龐、身上的衣物及斗篷、手指乃至鞋子無一不被土壤親吻了遍。他甩了甩頭，以不甚文雅的方式將跑進衣物、鞋子及嘴中的土清出：「咳妳、妳們還真是、看熱鬧不嫌多……唔。」說到一半被口中殘留的味道影響，只得隨手向周圍的元素請求幫助，召來了清水漱口。

「是關心。」

「是關心喔。」

「真是這樣就好了呢，小姐們。」他扯了扯嘴角，對她們拉出了個不怎麼真誠的弧度。

低頭確認了下，斗篷很幸運地沒什麼問題，倒是上衣在接近腹部的位置被爪子撕裂了一大片，他不禁為這件自己還挺喜歡的衣物惋惜，然而那群女妖精在場令他不太想就地更衣，於是思索著去到接下來的目的地後再進行，順便添購件新的。

小巧的少女們顯然毫不在意少年的思緒，咯咯笑著來到他的身邊，用手中的風將少年髮間及身上附著的多餘塵土隔開，「這次上來的時間好像比上次長了一點點？」

「嗯，沒想到他們會把我埋在這麼深的地方。」算下去比一般的墳墓多了兩三碼吧，要不是自己能夠借用元素的力量，大概就要直接在那邊重複進行生死循環了，原因一律是窒息。

他是在尋找能讓自己的時間正確運行的方法，可沒打算將自己困在那種地方——而且窒息而死太痛苦了，一點也不想再經歷。

開出的通道已恢復原狀，他一邊放任自己的思想偏到別處，一邊蹲下身朝自己的墓碑盯了半晌，笑道：「字跡還蠻好看的。」卻是沒打算將其破壞。

「杜拉耶爾的孤燈又讓其他孩子心碎了喔。」

「也不是第一次了。」下意識摩娑了下腰間僅有一指長的玻璃瓶，凋零的花朵現已長出新的嫩芽，估計不久就會恢復成花的姿態，「雖然對他們有些抱歉，但當時我不去擋的話，失去性命的就會是那兩個人。」

比起能夠一直復活的自己來說，沒有第二次生命的存在比他重要多了。

「雖然一般時候很討厭，但你的這種地方倒是很吸引我們。」少女說著，原本要飛落在少年頭頂的打算被對方一個抬手驅趕，她卻也不惱，而是自顧自地說了下去：「就這樣一直活著不是很好嗎？……呀，對了，你不是永遠的活著，是死了之後會復活呢。」

是異類中的異類呢。她們無邪地笑著。

「——這樣的話，要把我變成同類嗎？」

少年側過了臉，威士忌色調的眼清清淡淡地掃過她們，看不出究竟是認真還只是隨口一問。

少女們則嫌棄地擺了擺手：「才不要呢，你就算變成妖精，一定也是很不得同類喜歡的類型。」

「我想也是。」

就這樣持續了一段時間的交流（雖然對話完全是跳躍著在進行的），直至名為夜色的紗完全覆蓋夕暮的天空時，少年才終於開始最後的整裝。

以斗篷遮掩住底下衣物突兀的破洞、散開失了形的辮子重新編好，他伸了懶腰，面對升起的月輪對觀望的妖精們開口，「既然熱鬧看夠，妳們也該去和別的妖精聊八卦了吧。」

受到幫助這點他是挺感謝，然而他更不會懷疑這幾名妖精是基於看熱鬧的心理才專程跑過來——風的妖精可是出了名的喜愛傳遞消息。

「所以才說一點也不可愛。」

「明明是漂亮的孩子，卻不怎麼討人喜歡呢。」

少女們嘟起了嘴，卻也沒有否認的意思。

「真是抱歉。」少年毫無歉意地聳了聳肩。

……那麼，差不多是啟程的時候了。

他說。望向被繁星妝點的夜空，在確認了自己應該前進的方位後，對著風中的少女們道別，披著星光的指引前往預定的中繼點。

場外(?)：

「接下來要去的地方是尼格理塔？」

「記得是尼格理塔吧？」

「不再待久一點嗎？」

「我們可以幫忙找其他妖精同行喔。」

「謝謝妳們的好意，但請別這麼做，這樣會讓我很想焚燒香草。」迷迭香之類的、用來使妖精迴避的東西。